

如果有人问：城市有颜色吗？

我的回答是：有！

不是吗？你看，我们每到一座城市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银灰的建筑物、黄红的广告牌，抑或是碧绿的树木草坪等。其实不尽然，颜色包含着人文环境和自然生态，凝聚着一座城市的历史、民俗和地域特色。

金秋十月，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了江苏盐城市，虽说是首次造访，但早已知晓这座以盐立城的城市。盐城地理上属于“苏北”，曾因贫穷落后不受重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发展似乎也不如“苏南”。尤其濒临黄海，却缺乏“海洋城市”的声誉。然而，此行却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识。

盐城，一座有着太平洋西岸美好滩涂的海滨城市，一座经济社会高速崛起的平原城市，一座历史人文璀璨辉煌的文旅城市。不过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，还是盐城的颜色：红、绿、蓝，醒目而美丽。

一

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。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？”

这四句义愤填膺、怒火满腔的诗行，出自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之手。1941年，他是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，惊悉国民党军制造“皖南事变”，愤笔疾书声讨刽子手。多么惨痛的一页啊！抗战将士惨遭围剿，军长叶挺被扣，政委项英牺牲。为了粉碎敌人阴谋，延安迅速决定：重建新四军，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。

苏北盐城，就这样昂然走进了中国革命史册，作为新四军军部重建所在地，巍然屹立在广袤的黄淮海平原上。后来成为共和国主席和元帅的领导人率领着这支铁军，冲锋陷阵，继续在抗击日寇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鏖战……

如今，盐城人民为了永远缅怀那段光荣的历史，精心建设了一座“新四军纪念馆”，成为这座城市的红色地标。这天，我们一行前来参观拜谒。纪念馆正门上方东、西各有一幅“新四军盐城重建军部”和“新四军八路军会师”的花岗石雕塑。我们怀着崇敬虔诚的心情，一步步走进展馆。

大厅正中间，树立着一尊泛着青铜之光的塑像，一位指挥员高举驳壳枪呐喊着，身旁几名手持步枪、挥舞旗帜的战士正在冲锋。下刻四个大字：铁军忠魂。他们是新四军将士的代表，在这里凝聚成一个民族的魂魄。曾经有着十几年军旅生涯的我，深深地向前辈们鞠躬致敬。

全部展馆分为六个展厅，展出了新四军在华中坚持敌后抗战8年的1000多幅照片、大批文物史料及一批铁画、泥塑、油画等文艺作品。形象地显示了“进军华中，开辟敌后抗日战场”“重建军部，全面加强部队建设”“坚持抗战，纵横驰骋江淮河汉”“反攻作战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”等四大部分的内容。

其中，最使我心灵震撼的是“九女投河”的惨烈壮举。1941年7月，日军调集重兵发动了大规模扫荡，我军在痛击敌人之后撤出了盐城。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校的400多名师生，也分成两个队，向盐城楼王庄一带水网地区转移。其中二队由优秀作家丘东平、许晴和音乐家孟波带队。7月24日，他们走了几十里路，来到汹涌的皮岔河桥头，正要过桥时，突然遭遇日军。刹那间，密集的枪声响了起来。许晴、丘东平在掩护队员撤退时不幸中弹牺牲。一些队员冒死冲出了重围，但有八位女学生被堵在了桥头，鬼子狞笑着向她们靠近。

为了不被日军侮辱，系党总支委员李锐挥着拳头说：“同学们，宁死也不能让敌人活捉了！”猛

深秋，走进安江农校，不禁想起刘禹锡的《秋词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

安静的校园，教学楼、科研楼、图书馆、宿舍、食堂，一色的红砖青瓦，所有的建筑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，似乎这里的时光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。但在这空旷寂寥的校园里，曾经也有“一鹤”排云而上，直抵碧霄。而被这“一鹤”引上碧霄的，不是刘禹锡式的浪漫诗情，而是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夙愿初心，是一生都在用汗水浇灌田园稻花，一生都在“梦”里砥砺前行，一生都在大地上抒写人生，在奋斗中创造传奇的赤子深情。他，就是享誉世界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。一位把一生都献给杂交水稻研究的科学家，一位让世界远离饥饿的“当代神农”。

二

安江农校，简称“安农”，背倚雪峰山麓，面对沅江流水。工程院院士、国家勋章获得者袁隆平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37年。

安农建校已近百年。论名头，算不上响亮，校名改了一回又一回，门牌换了一块又一块：国立第十一中学职业部、湖南省第十一职业学校、湖南省安江农林技术学校、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、黔阳农业专科学校，直到今天的怀化职业技术学院，其中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之名先后两次启用。

国立十一中职业部创建于1939年，湖南武陵竹篙塘的一座老祠堂是它的旧址。生逢乱世，有个地方摆下课桌就是幸运。然而，1939年9月，日本人的炮火在长沙响起。为避战乱，十一中职业部西迁黔阳安江镇（今洪江市安江镇），在香火早已熄灭了的胜觉寺的废墟上，重新摆下课桌，摊开书本。

站在地图前审视，安江与武陵仅一山之隔，一个在雪峰山的西面，一个在



盐城印象：红·绿·蓝

□许晨

她跳进了河中；戏剧系女生班长叶玲紧随其后，第三个是女学员宋莹，一个鬼子举枪刺来，水面涌起一片鲜红。其余5人王海纹、方青萍、李馨、季慧、姚瑞娟高喊着：“同学们，要死死在一起！”相继跳河。

《救亡日报》的女记者高静见状，怒斥日寇，也愤然跳水赴难。敌人见状十分恼怒，把她们的尸体打捞上来，残忍地用刺刀挑破肚子。

悲呼！壮哉！苍天落泪，大地呜咽。我走到记录她们事迹的展板前，望着那些年轻美丽的面孔，虽说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模糊了，但她们宁死不屈、抗战到底的英雄形象，永远是那样的光辉灿烂。

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上，曾经涌现出诸多与敌人殊死搏斗、气贯长虹的英雄传奇。可歌可泣。盐城县曾一度改名为“叶挺县”，纪念这位新四军的首任军长。而今，全市还有128个乡镇以烈士的名字命名，各区县乡镇矗立着不少纪念陵园，每到清明国庆等节假日，一队队青少年学生、职工、公务员前来扫墓宣誓。

红色的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到每一代盐城人的身心中，为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盐城，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和巨大的活力。

二

这是在哪里啊？是美国作家亨利·梭罗笔下绿野中的《瓦尔登湖》吗？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·施特劳斯谱写的圆舞曲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吗？

当我们乘坐着观光车，沿着绿树成荫的小道蜿蜒前行时，只见一片片高高的水杉、翠竹遮天蔽日，各类观赏花木花卉和造型别致的塔树、木屋点缀其间，阳光透过枝叶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谱，斑斑点点，犹如进入变幻莫测的童话世界。

然而，你可曾知道：在半个多世纪之前，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盐碱滩吗？海风呼啸着掠过，白茫茫的碱雾混合着沙尘漫天飞舞，水是咸的，地是板结的，那时别说树木成荫了，就连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小草都艰难生存啊！

如今却“长”出了华东地区，不，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平原森林——黄海森林。60万株水杉，300万株青竹，30万株意杨，40万株银杏，10多万株女贞、榉树、棕榈、落羽杉、广玉兰错落有致。628种各科各目的植物、342种禽鸟和30多种野生动物怡然自得。这里，就是盐城市下辖的东台市黄海国家森林公园。

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。倘若你问道：什么是人间奇迹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眼前所展现的就是人间奇迹！那么，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？是一

雪峰山的东面。素有“天险”之称的雪峰山，让诞生于战乱中的“安农”暂时避开了纷纷战火，只是好景不长，1945年4月，人称“抗日战争最后一战”的雪峰山会战正式打响。战地医院和指挥部走进了校园，至今保存完好的那栋用木板镶就的鱼鳞片建筑，就是当年的作战指挥部。为了防潮，木质的壁板每隔一段时间抹一层红色油漆，人们称它为“红房子”。离“红房子”不远的古樟树上，悬挂着一枚炮弹壳，那是安农的校钟，一批又一批学子在它的召唤下进出教室。虽然战时的紧张气氛已荡然无存，但这口炮弹壳校钟发出的金属之音，依然让人听得荡气回肠。那钟声里有当年鏖战的枪炮呼啸，有先辈的厮杀呐喊。

雪峰山会战是决定中日胜败的关键一战，安农见证了中国的完胜和日军的惨败。经历过战乱的袁隆平，也是在炮弹壳钟声的激励下，攻克了杂交水稻研究的一道道难关，直到把成功的辉煌大写在迄今无人超越的高地上。

二

安江，原黔阳地区、原黔阳县的党政机关所在地，青山逶迤，峰回路转。从云贵高原奔流激荡而来的沅江把大量的泥沙抛在这里，于是就有了一块土地肥沃的河谷平地。安江人给这块盆地取了个极具形象的命名：安江沱。沱，本意指小水塘或小水坑，引申为低洼谷地。但低洼谷地的安江沱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地。这里有2005年评定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高庙文化遗址，距安农约5公里。遗址出土的历史文物经专家考证测定，距今6300至7800年，这就把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前移了两千多年。而其中出土的意米遗存及加工器具，表明远在商周时期，已经有先民在安江沱开始了谷物种植，标志着南方稻作文化的开端。

7000多年后的1953年，风华正茂的袁隆平来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执教

些怎样的人创造出来的呢？我们沿着林荫小径走着，看着，倾听着……

1965年10月，一辆卡车打破了东台县沿海荒滩的寂静。尘土飞扬中，是18张年轻的面庞。为了充分利用沿海荒滩的土地资源，解决生产生活用材需要，东台县委县政府决心在这里建设东台林场。计划招收25人，最后只来了唐锦富、徐同生等18名青年，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“十八勇士”。

“太阳一出冒盐花，大风一吹满天沙；蚊子都有苍蝇大，蜈蚣毒蛇满地爬……”这几句顺口溜，是他们当时生活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。十八位先行者白天割茅草翻滩地，晚上就在草棚里打地铺。吃的是糙米，就是的咸菜，长期缺乏营养，有的人年纪轻轻头发都白了。但他们咬紧牙关，没有一个人当逃兵。盐碱滩要种树，需要先改土。大片的茅草被割去，土地被翻了个底朝天，种上了耐碱性苕子，长成熟后再翻垦成基肥，洒下了刺槐种子，两四周便出了绿芽，星星点点，进而繁衍成片……

六十五万余亩荒滩，只种刺槐是变不成林场的。拓荒者们尝试过许多树种，有的插苗，有的移栽，一次次较量，一次次失败，大家忧心如焚。这时显示出了科技的力量，1968年，林场迎来了首位大学生朱龙山。这位戴着眼镜的文化人，有知识又能吃苦，出手不凡。

首先试种竹子，为保持竹苗根部的水分，随挖随栽，竹子成活率达到了90%。继而，从江都购买了水杉小苗，上段剪杆扦插，下段排植，不停地喷水，保持苗上有水珠。羽毛般的新叶渐渐萌出



盐城东台弍子泥风景区的海鸟

记录
许晨



来自安江农校的缅怀

□张家和

于安农。11年后，以他为首的科研团队，在高庙先人种植意米的土地上，在曾经是佛地也是战地的安农校园里，成功培育了杂交水稻。一粒种子，从这里播向全国，播向世界。他本人也由安农走进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行列。

袁隆平生于忧患时代，时逢乱世，在炮火硝烟制造的颠沛流离中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。战乱中，他进入西南农大求学，在学生时代经历了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历史大转折。走上社会后，又亲历了百废待兴的艰苦年代与奋发图强的高光时刻，既目睹过饿死人的悲惨景象，也敞开怀拥抱过欣欣向荣的崭新景象。但他没有想到，也不可能想到，他将在安江这块并非得天独厚土地上，在安农这所并非名家大师荟萃的校园里，抒写自己的人生辉煌，创造人间的伟大奇迹。

三

落后就要挨打。而比挨打更可怕的是挨饿。

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学农出身的袁隆平少不了深入农村。在与农民促膝而坐的日子里，他最深切的体会是农民对土地的付出，没有

了，盐滩上长出了水杉，整个林场沸腾了！

凭借着这股劲头儿，东台林场变成了国家级的黄海森林公园，铸就了“艰苦奋斗、科学求真、守正创新、绿色发展”的“黄海林工”精神。蓦地，我联想到了名闻遐迩的“塞罕坝精神”，异曲同工。这里的“十八勇士”开拓者形象，有口皆碑。而我却更愿用《沙家浜》中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精神来形容——“十八棵青松”，“枝如铁，干如铜，蓬勃旺盛，倔强峥嵘”，带领大家筑起抵御风沙、造福桑梓的绿色长城。

这种“黄海林工”精神，已经在盐城人民中间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我们游览大纵湖东晋水城，看到了沿湖周边的草木葱茏；我们徜徉“荷兰花海”景区，看到了田园、建筑、花海构建的异域风情；我们参观“全国文明村、国家级生态村”的恒北村，见识了“春有花、夏有绿、秋有果、冬有泉”的乡村振兴。

层林叠翠、绿满天涯。一代代盐城人正是这样撸起袖子加油干、迈开大步向前冲，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论指引下，用青春和热血描绘出永恒的春天……

三

人们一说到海洋，往往在眼前展开一片波翻浪涌的蔚蓝色，比如那首著名的讴歌海军战士的歌曲就唱道：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……

我在山东青岛生活工作，蓝色是这个城市的主色调，自然而然认为大海就是水天一色。尽管她所面对的海域叫做黄海，但离不开“蓝”字，近海是浅蓝，远海是深蓝。

老实讲，过去如果有人问说盐城是海洋城市，我还半信半疑：对这里“海”的概念比较薄弱。事实上，盐城有江苏省最长的海岸线和最大的沿海滩涂。况且，自古以来就是盛产海盐的地方，是一座地地道道的海城。那为什么在人们意识里，这里的“海”不太知名呢？

究其原因，这里的海滨与青岛、厦门等基岩海岸不一样，是由古黄河和淮河水系冲积形成的泥质海岸，遍地滩涂，海水浑浊。因此，难以开展游泳避暑、休闲度假等活动，也就少有传统的海滨风光。但是，盐城的海具有别样的风景，别样的文化。

我们在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，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盐城生物圈保护区，看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丹顶鹤在自由翱翔；在大丰“中华

四

化论中的“自交有害，杂交有益”，走的是西方生物学家一直在走也一直迷茫徘徊的路，面临科研与政治的双重风险。“文革”中批判他推崇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“大字报”贴满了安农校园，被视为“白专”典型受到批判，直至下放农村，名曰锻炼，实则改造思想，这就是风险的最好证明。有幸的是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与肯定，得到了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视与支持，使他在风险中能够继续前行。

什么是科研？科研就是在未知的领域寻找和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路。不管成功或失败，智慧、信心、勇气、毅力，缺一不可。袁隆平义无反顾，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既是他的理想信念，也是他的人生目标。1961年，他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稻田里，发现了一株一个分蘖结了230颗稻粒的野生水稻，欣喜若狂的他如获至宝，但这株野生水稻收获的1024颗种子，并没有带给他所期望的光明前景。第二年播种之后，虽然也长出了一片新绿，但“父本”的优势基因没有被传承下来，扬花抽穗有先有后，个头有高有低，而且一付萎靡不振的架势。直到1971年，他的主要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发现了天然“野败”，才彻底扫除了不育系、保持系、恢复系“三系”配套工程中的最后障碍，杂交稻的代际繁衍得到了解决。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他和助手们从校园到田园，从湖南到云南、到海南，有过挫折，有过沮丧，有过面对云南元江地震的生死考验，有过忍受海南的酷暑炎热与蚊叮虫咬，有过一年到头见不到家人的孤独与煎熬。但12年的呕心沥血与劳累奔波，终于迎来了稻香万里。时至今天，杂交水稻已在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大面积推广，亩产量突破了1500公斤，比当年翻了几番。

四

“吾貌虽瘦，天下必肥。”安农不会忘记，雪峰山不会忘记，中国不会忘记，世界不会忘记，袁隆平用自己清瘦的一生，让天下“肥”了起来，“壮”了起来。他的贡献不可估量，留给人类的财富不可估量。他逝世之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、干部和科技工作者“学习他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，信念坚定、矢志不渝，勇于创新、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，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，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，一辈子躬耕田野，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”。

一尘不染的阳光从雪峰山上照耀而来，安农校园里的百年古木英姿挺拔，银光闪烁。近百年的校园还在，当年的教学楼与科研楼还在，宿舍与食堂还在，古樟树上那口炮弹壳校钟还在，袁隆平耕种过的试验田还在，那栋被誉为专家楼的小平房——袁隆平的旧居还在。这一切，似乎都在向世人细说当年，细说当年的袁隆平以及有关他的点点滴滴。排着整齐队伍的中小學生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人，同我一起于这旧居前沉思遐想。1990年，袁隆平服从组织安排，从这里去了长沙，但他的心没有离开安农，情没有离开校园。没有了学生的教室里依旧回响着他的滔滔不绝，旧居的小窗口依旧飘荡着他用小提琴奏出的优美旋律，开闢的试验田里依旧有他两脚泥巴一身汗水的忙碌身影。他与安农校园、与安江这块土地、与高大巍峨的雪峰山，已经融为一体。在离安农不远处的一座名叫白虎岭的山坡上，长眠着他的母亲——一位生在城市、长在城市、一辈子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女性。为了儿子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不变初心与夙愿，为了儿子的“禾下乘凉梦”和“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”，来到偏僻的安江帮助料理家务，死后长眠异土他乡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人家的遗愿，但肯定是儿子袁隆平的选择，因为他要常回安农，常看看梦牵魂绕的土地，常看看珍藏着他青春年华的校园。